# 历史上末代皇帝的结局都怎么样？中国二十个末代皇帝介绍！

来源：网络收集 更新时间：2024-03-11

*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中国二十个末代皇帝介绍!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在世界历史上，中国是朝代数量最多、更替最频的国家。因之，末代皇帝也就有长长的一大串。中国的封建社会最漫长。因其漫长，*

今天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中国二十个末代皇帝介绍!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。

在世界历史上，中国是朝代数量最多、更替最频的国家。因之，末代皇帝也就有长长的一大串。

中国的封建社会最漫长。因其漫长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称之为“具有特殊的超稳定性”。但这种“超稳定性”，又恰恰伴之以内部的混乱和动乱，相互推翻的事从来相继不断。一方面是“稳定”而一方面是“频乱”，时时出现“你死我活”式的恶性变革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。

每一个朝代的“王”，或曰“皇帝”，一开始“创基”时大都有一点本领或业绩。到了末代的“王”或“皇帝”，就成了这样那样的可怜虫。他们到死，也不会有所感悟，找不出颇具理性的原因。这就需要后人即今人替他们做一点应有的思考。他们的行状，当然只限于中国历史上的事。

夏启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夏朝的启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。他的父亲禹因治水有功，只是被部族推举为带有不固定性的首领，只有到了他儿子启才是确立了国号“夏”且有血缘承袭性的王。夏启一开始也曾仿效他父亲的艰苦朴素之风，吃粗食，卧蒿褥，兼之敬老爱幼，且又多建战功。但后来他却受“权力惯性”的支配，大肆享乐起来，尤喜打猎和酗酒，不久便死了。他的大儿子太康，比他父亲还腐败，被夷族首领后羿赶走了，将太康的弟弟仲康立了傀儡王，此人也不久便病忧而死。而那个威风一时的后羿，也是个腐败分子，因迷恋喝酒打猎、不理政事而被人用酒灌醉，杀死了。此种人大都不得善终，值得研究。

夏桀

夏启那样不中用，但夏朝毕竟延续了五百年左右。这样的事貌似很奇怪，但细想起来自有其原因。只能读完了中国历史之后再去掩卷沉思。

夏禹的第十四代孙子叫夏桀。此人是十足的混蛋。单就一件事就可看出：他为了修建以玉为主体建筑的宫室，就占地十里，高十丈，费时七年。如此昏庸，安得不亡!

被夏禹赐给商地的头领名字叫契，第十四代的孙子叫汤，颇有德才。曾被夏桀投进监狱，后来逃掉了，自然要搞垮桀。桀竟然只带领了他的小姨子妹喜，最后双双饿死在安徽省的南巢山中。

商纣

商汤时颇有作为，毕竟只属于个人行为。而商朝的第三十个王即商纣王(亦称帝辛)，就十分荒唐了。

纣青年时代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不仅力大，模样漂亮，而且颇有功绩。尤其是攻打东夷，开发中国的东南地区，都有过不寻常的贡献。但此人后来的行为，是人人都熟悉的。除了溺于酒色之外，还“发明”了剖心、挖肝、炮烙等酷刑。最后，落得穿上他的“宝玉衣”，大吃大喝一场自焚在鹿台上。一个年轻时代曾经大有作为的“王”，何以最后有如此“归宿”?我看不要只想到偶然，要从必然中去找原因。

周赧王

周朝(包括西周和东周)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朝代，延续了八百年。开国的文王、武王确实有异乎寻常的作为，但到了末代子孙周赧王就成了可怜虫。他所管辖的，只剩了三四十座城池和三万多人口。强大的秦攻打过来，这位执政五十九年的周赧王还想凭自己的“天子之威”拼搏一下。凑集了五六千人之后，便向许多富户借钱，用来做为军饷，并写下了字据。结果，他凑集的那几千个乌合之众一遇上秦军就溃散了。富户们便聚到宫门大吵大闹，索还借款。周赧王不敢见人，躲在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发抖。后来人们称那个台子为“避债台”。没办法，周赧王只好向秦称臣。没过一个月，这位可怜虫就死了。

秦二世

正式以“皇帝”自称的是秦朝。秦始皇的“始”字，大有“以我为始，承袭万年”之意。可惜，建国只有十五年就被推翻了。秦始皇的次子胡亥在太监赵高的摆弄下当了皇帝，并治死了其兄扶苏。随后，赵高又派心腹杀掉了胡亥，假意立了胡亥的侄儿子婴为皇帝。但赵高发现了子婴的不驯，又派人把他骗进宫中杀死。

秦始皇被后来的某些偏爱此人的人仰慕为第一流的政治家，但此人非但称帝不久，而且株连出二子一孙的惨死。导演此悲剧的，竟然是一个“下九流”式的人物赵高。看来在皇帝的“个人意志”之外，还有超于“人为能愿”的历史时势在起作用。

汉献帝

取代秦而建立了汉，此后又使汉延续了近四百三十年，大不易也。这中间，出的乱子也不少。除了先后两个外戚集团(分别以吕后、梁冀、何进为首)掌权，王莽篡政，宦官操纵之外，单是皇帝不足几岁、十几岁就死了的也有一大串。不过最终成了汉朝末代皇帝，且又忍下了一把鼻涕一把泪还要强作“禅让”之态的是汉献帝。

到了汉献帝时，他早已不是唱出《大风歌》的刘邦的那种威风模样，而是听命于各种社会势力的软蛋，看来，任何人做的皇帝梦(特别是秦始皇、汉高祖等做的万世永昌之梦)，最终都会将美梦演化为恶梦，而又必然以末代子孙的惨剧做为句号。

曹操的子孙

曹操是绝顶聪明的人，他的权力是可以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时候，仍然不公开地自当皇帝。但他的儿子曹丕却等不及了，自己强迫汉献帝让了位，当了皇帝。但最终的结果怎么样?魏仅仅存活了四十五年。自曹丕之后，做为接班人的曹睿、曹芳除了荒淫就是无能，大权早已落在司马氏一族。曹芳被废之后，继承人曹髦是个“二百五”，除了写一首只能授人以柄的《潜龙诗》之外，还发昏般地带着几百个兵卒去攻打司马昭，结果只能被杀。换上去的傀儡曹奂，其实只是个活死尸而已。曹操文武全才，“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”，何等威风!无奈子孙不肖，有极大的必然性!

“后主”刘禅

“后主”是个不吉利的词儿，往往与亡国之君同义，而且，在德行和才智上也颇差。历史上的刘禅刘后主、陈叔宝陈后主、李煜李后主之流，虽然都凡庸，但有的还在弄文弄艺上有某种“雅趣”。唯独刘禅，几乎一无所能，是个十足的笨蛋、糊涂虫兼花花公子。亡国之后被赐以安乐公，居然也无大忧愁。想起他爹刘备和一伙能人如“五虎上将”特别是诸葛亮的创业之功，最终败在这样的不肖孽子手里，真正的智者应以“必然”论之。“父传子，家天下”的历史法则之一就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无论什么样的能人想“突破”这样的法则，越卖力气就越近于悲哀。

司马氏之后

中国历史上有个怪现象，很多朝代大都兴盛于西和北而衰亡于东和南。无论是西周变成了东周，还是北宋变成了南宋，都是不祥之兆。晋也不例外。司马家族篡魏建晋，即西晋，也曾风光一世。一经南逃，称之为东晋，就渐渐逼近了完蛋。虽有“竹林七贤”和陶潜等文人的文化润色，有祖邀、陶侃等人的政治修缮，但高低无法逃避晋政权的终结。东晋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只当了两年的皇帝就垮台了。一个人只当两年皇帝就完蛋，而且成了亡国之君，司马懿及其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在九泉之下，一经忆起当年篡魏时的神气，不知有何感想?两晋加在一起，仅仅一百三十五年，也应归在短命之列。

“后主”陈叔宝

南北朝的陈朝，亡国之君陈叔宝被隋军攻灭时与妃子一起跳井。后世人称那口井为“胭脂井”，以此不难想出陈叔宝的荒淫生活了。

此人本来就是在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中侥幸登位的，称帝之后昏庸得很。不过，除了十分迷信、溺于酒色之外，还有一点文艺才能。据说舞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就是他作曲兼导演的(诗是后人写的)。

似那样的亡国之君，跳井是必然的也是最佳的归宿。和后来的另一位后主李煜做了俘虏还在以诗词作秀相比，毕竟显得有点“勇气”。

他是南北朝结束时划的一个句号。但“后主”做为一个不吉祥的名词，又绝不少见。

隋炀帝

将南北朝混乱局面做了结束的隋文帝杨坚，绝对是高品位的政治家，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一定地位。他制定的《隋律》，特别是从严治理皇族、从宽对待百姓的条令很得人心。但最为悲哀的是，他的儿子杨广却干出了弑父之事。

杨广即隋炀帝不是笨蛋，在未做皇帝时确曾有过战功，而且诗文也写得不错。但一经成了皇帝，就像许多同类皇帝一样，以荒淫无道为当然。而且，明知不会有好下场也要继续干坏事。某次照镜子时，指着自己的头说：“这样的好头颈，不知该谁来砍它?”

他是被绞死的。

隋文帝那样贤明，却死在儿子手上;隋炀帝年轻时曾经有过作为，但当了皇帝后旋即恶贯满盈，颇短命，说到根上，只是源于“帝制”二字。

“大唐”的断种

李世民(即唐太宗)英雄一世，但在二百七十九年后.衍生了二十个皇帝，高低被朱晃(也称朱温、朱全忠)将唐朝的末代皇帝昭宣帝赶了下来，随后用酒毒死。继之立国号为梁。

朱晃还在名叫朱全忠的时候，就嗜杀成性，他在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时，路上将昭宗的二百个随从人员全部杀死。随后，又将昭宗杀死。为了骗人，又假意立了十三岁的唐系太子李祚当了皇帝，即昭宣帝。朱全忠几乎天天杀人，借个酒宴或说句玩笑话就可笑嘻嘻地杀死几十人。

昭宣帝在被迫下，只好将帝位“禅让”给他。他将昭宣帝贬为济阴王，派人毒死了他，谥为“哀帝”。

唐太宗的功绩至今还被世人(尤其是文人)颂扬着，但一经联想到他后世子孙的命运也无异于一种讽刺。

石氏的“儿孙相”

在五代十国中，遭殃的皇帝太多了，无法细数。但最卑贱的当数后晋的石敬瑭，即后来人人皆知的“儿皇帝”。

石敬瑭年轻时绝不是笨蛋，勇气和才气都不差，干过不少的漂亮事。但后来只是为了想当皇帝，于是不惜将“燕”(幽)六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王耶律德光。而且，称比他大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“父”。他死后，他的侄子石重贵继位，继续甘心当“孙皇帝”。但得胜者岂能允许失败者兼苟且偷生者的独立存在!契凡把石重贵带走了，受尽了耻辱，苟活十八年便死了。

中国的皇帝中，有相当多的人“帝瘾”过甚，只要给他个皇帝当当，什么样的下作之事都肯干。因此在我们谈及末代皇帝的可怜时，也应想到它的可耻、可憎。

“后主”李煜

李煜的词写得很漂亮，他父亲李璟也喜欢写词。但在理政上，实在是糟透了。他所统治的南唐，即使当宋已建国将他逼到江南一隅时，仍苟且偷生了十几年，而且溺于声色。后来宋军攻陷金陵，他便乖乖地投降了。被掠到汴京之后，借以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写词。其中一大半是缅怀昔日的享乐之梦，也不乏借此作秀、借此向“新主”讨宠的意思。后来还是被宋太宗毒死了。做为皇帝，闲下来时写一点文学作品，逞一逞雅，固然是好事，但为“雅”而弄到亡国地步，连死到临头时都不忘作秀，这样的悲剧就是双倍的了。在一切亡国之君中，李煜尤其可怜。

徽、钦为奴

在历史上的一大串卑贱皇帝中，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是最卑贱的，不仅丢了帝位，还给金国人双双做了奴隶。

宋徽宗莫说没有当皇帝的资格，连当父亲的资格也没有。金军杀来，他自己先吓破了胆，假意写了《罪己诏》之后，把儿子推了上去做皇帝，自己做了太上皇。而他的儿子宋钦宗像他父亲一样是个胆小鬼，借口“烧香”逃到南方去了。

金军在向宋朝索了大量物资之后，还要求送钦宗亲到金营，随即又扣留了宋钦宗。几天后，金太宗又索性废掉了这两个父子皇帝，并掠走了皇族和手工业匠人三千多人，押往金国做奴隶。只有宋徽宗的一个儿子赵构在外，这便是南宋的宋高宗。宋太祖赵匡胤在地下若有知，想起这样的儿孙，肯定也会愤怒的。

成吉思汗的末代后裔

本名叫铁木真的成吉思汗，以蒙古的野蛮式铁骑征服了许多地方，并做了“元太祖”。他死后的一百四十年中，传了十四代皇帝，平均十年一个。末代皇帝元顺帝，最终成了丧家之犬。

关于成吉思汗的“英雄业绩”，被正史和野史频频吹捧，但像任何铁定的历史法则一样，他的末代子孙注定退化成贱种。末代皇帝元顺帝，本来已经昏聩，当朱元璋率军即将打来的时候，他仍在过着荒淫的生活。有人示意他退位，让太子掌权，他便把此人杀了。当朱元璋的军队真的打来时，他没有别的本事，只会逃跑。

元朝以骑射的强项入主中原，以丧家之犬式的溃逃做结束，此中大有规律可寻。这个规律至少包括：皇权绝不会长命。

明末的亡国之君

明朝末年，人们只记起崇祯皇帝杀妃灭女兼之自杀的事，以为他是明朝的末代之君。其实在他死后，还有一个逃到江南的小朝廷存在。在那里做皇帝的万历皇帝的孙子朱由崧，名之为“福王”。那里有五十万军队，且又有史可法、左良玉等志士，但这个福王不仅宠信马士英等奸佞，而且继续安于吃喝玩乐。某次，要文人为他宫廷里写个楹联，中选的竟是这一副：“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人生几见月当头”。尽管有史可法抗清的殉难之举，但福王仍没忘记找来一伙梨园子弟与他一起饮酒、唱戏共同取乐。清军一到，他却抢先逃跑了。大奸臣马士英降了清。这两个人，都被清军杀死，真活该!

洪秀全

清取代明，开创基业的努尔哈赤绝对有英雄素质，但延续太久是不可能的。在频频的动乱和种种真真假假的“繁荣”中，出现了一个借用“西方宗教”意识的洪秀全，便大大撼动了清政府。但洪秀全创建的在名号上颇为诱人的“太平天国”，实际上骨子里仍属于封建式的把戏。洪秀全本人和洪氏家族的腐败昏庸，以及株连出的派系相残，都是耸人听闻的。这样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，而且又必然辅之以血腥，以及对各种迷信勾当的迷恋。

洪氏政权借用的西方意识，非但没有推动社会进步，又足足将历史倒退了二百年。

只要是对以家族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属性不除，任什么“新”政权都会由腐朽到灭亡。

光绪

我之所以不把溥仪称为末代皇帝，而把光绪称为末代皇帝，是因为清朝真正落到必亡地步，是基于光绪。

光绪皇帝的悲剧是多元的。他幻想变法，一方面希望变法只限于“上层变法”，而一方面又迷信个别官吏的偶然性举措。偏偏就是袁世凯之流的个别官吏出卖了他，落得被囚而死。

为光绪想个十分卓越的主意是没有意义的。清朝延续了三百年已经老迈衰朽，完全没有能力依靠自我更新而重振，必须依靠外力改造。

光绪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，而是中国的悲剧。若不推翻封建制或扫除封建传统，悲剧就永远重演。

袁世凯

将袁世凯称为末代皇帝，似乎不妥，以为他是清朝灭亡以后的一个例外。但袁世凯又确实称了帝，国号“洪宪”。虽然他称帝只有八十三天，但他的腐败本质与建立了三百年的清朝无大区别。在“共和制”建立之后他居然还要恢复帝制，只是因为封建传统的作祟。当他的亲信部将试探地问他是否有意当皇帝时，他曾“清醒”地说：“我连总统都不愿意当，哪里还想当皇帝!”他还说：“历史上当皇帝的，没有一个好下场!”但皇帝瘾的诱惑，还是使他昏了头。当了八十多天的皇帝，就一下子完蛋子。看来中国的封建惯性很强，虽死而不易。“帝瘾”是中国的大瘾之一，殊不知这样的“成功”必将以大量的惨痛悲剧作代价!

上述的末代皇帝，只是很少的选例。如果把各时期、各朝代的末代“君主”统计出来，何止千个!从这样的历史中偏偏无任何一个帝王因感而悟，因悟而退出这样的历史泥塘。因此真正的觉悟，并基于觉悟而彻底告别对“皇帝瘾”的迷恋，只能是现代人的事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的民主意识、人性更新的许多标志之一，就包括对“皇帝尊严”的鄙弃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离这样的觉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，这倒是应当正视和思考的。

中国封建社会的过分漫长，同步形成了封建意识和封建法统、封建积习的特殊顽固。不必讳言，这样的恶性能量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延续。

在谈到“家族本位”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不必过激地否定经济性的“家族本位”现象，但对政治性的“家族本位”现象，则必须给予特殊的关注和反感，并力求击垮它。一个先进的社会和时代，若是连家族式的官藤、官蔓、官荫都无力清除，甚而还诱发出很多人的羡慕和追逐，任什么反腐的美好设想或浪漫表述，都很难收到强有力的反腐实效。因此，刨一刨封建的祖坟是有意义的。本文原载于《文史天地》，2005年第1期，来源：人民网

免责声明：以上内容源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，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
本文档由028GTXX.CN范文网提供，海量范文请访问 https://www.028gtxx.cn